

鸽子号^{IV}

曹文轩 编著

曹文轩国际安徒生奖之后
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蜻蜓眼》节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鸽子号^{IV}

曹文轩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鸽子号.4 / 曹文轩编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016-1113-3

I. ①鸽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0957号

责任编辑: 王 苗 美术编辑: 林 蓓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 邮编: 100027
市场部: 010-64169902 传真: 010-64169902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710×960 1/16 印张: 10.25
2016年7月北京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110千字 印数: 1-10,100册

ISBN 978-7-5016-1113-3 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3 我的作品

蜻蜓眼（节选）



曹文轩 / 文

迷失嘟嘟 / 图

42 我的创作谈

利用中国特有的宝贵资源进行创作



曹文轩 vs 《鸽子号》 / 访谈

46 水边的文字屋

甘珠尔猛犬



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 / 文

王梓又 / 图

77 无边的绘本

远方



曹文轩 / 文

（丹麦）波德·宝森 / 图

85 从经典开始

85 本期推荐导师 刘绪源

88 职业



汪曾祺 / 文

王君心 / 点评

林 娴 / 图

98 白净草原

(俄)屠格涅夫/文

丰子恺/译

星子/点评

刘霓/图

127 灵性写作

127 本期主题 想象力

135 范文

135 葡萄架下的小淘气

陈芷琳/文 曹文轩/点评

139 “病”

丰圣哲/文 曹文轩/点评

144 朴素

齐艺斐/文 曹文轩/点评



147 成长心声

《火印》阅读专区



152 第二语文

图画书教学与启蒙阅读



张雯雯/文

封面绘画：姜楠

鸽子号^{IV}

曹文轩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鸽子号.4 / 曹文轩编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016-1113-3

I. ①鸽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0957号

责任编辑: 王 苗 美术编辑: 林 蓓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 邮编: 100027
市场部: 010-64169902 传真: 010-64169902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710×960 1/16 印张: 10.25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110 千字 印数: 1-10,1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113-3 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蜻蜓眼

(节选)

曹文轩／文
迷失嘟嘟／图



阿梅才三岁时，奶奶就把她抱到加高的琴凳上，让她学习弹钢琴了。开始，只是让她乱弹一气，那时，钢琴在阿梅的心目中只是一台很大很大的玩具。尤其是当她看到钢琴里面的那些物件，随着琴键的按动如同精灵一般弹跳时，就越发觉得

它是一台玩具了。但阿梅弹着弹着，喜欢上了钢琴发出的声音。这声音非常独特，是任何一件乐器都无法发出的。它明明是人制作出来的，是一台机器，却分明又是天然的，仿佛天地诞生时，它就摆在那儿了。阿梅当然无法理解这些声音的奇妙，只是喜欢，仿佛这些声音早沉睡在她的心里，现在醒来了。

奶奶请了一位钢琴老师，来家里教阿梅弹钢琴。

本来，小姑是可以教阿梅学习钢琴的，但奶奶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行。她们两个，只可以一个作姑姑，一个作侄女，却是不可一个作老师，一个作学生的。小姑，太溺爱阿梅了，毫无原则；阿梅也太能哄她小姑了，这样钢琴是学不成的。”

请的钢琴老师是音乐学院的老师，四十多岁，瘦瘦的，总穿着长裙，往琴凳上一坐，长裙张开，几乎把琴都覆盖了。她抓过阿梅的手看了看，对奶奶说：“手指长长的，不学钢琴，真的可惜了。”

阿梅学钢琴很有灵性，往往老师一教就会。她的小手虽然还不十分灵活，节奏上也老出问题，但她很投入，全心全意，好像那曲子，她懂，心里懂，弹起来有模有样。老师对奶奶说：“你们家这小姑娘，对音乐、对钢琴的感悟能力恐怕天下少有。”

没弹多少日子，阿梅说：“我也要穿长裙。”奶奶连连点头，马上给阿梅买了两条长裙。只要坐到琴凳上，阿梅必穿长裙；不穿长裙，她就绝不坐到琴凳上。派头做得足足的，让人发笑。

钢琴老师见了，对奶奶说：“好！”

阿梅越弹越有样子，等念到小学三年级时，就可以独自上台表演了。一次儿童钢琴比赛，她轻而易举就得了区里第一名。去看演出的奶奶觉得，这第一名，在阿梅还没有坐到琴凳上弹奏时，好像就已经在那些评委的心中敲定了——

明亮的灯光下，一个小人儿，穿着长裙，从后台“噗嗒噗嗒”地走出，有点儿害羞，有点儿怯场，但很自然、大方，那一张占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的脸庞，还有那眼睛，那鼻梁，那白里透红的皮肤，把在场的人都迷倒了。她走出来时，仿佛有一弯月牙儿，原本被一块巨大的布挡着，现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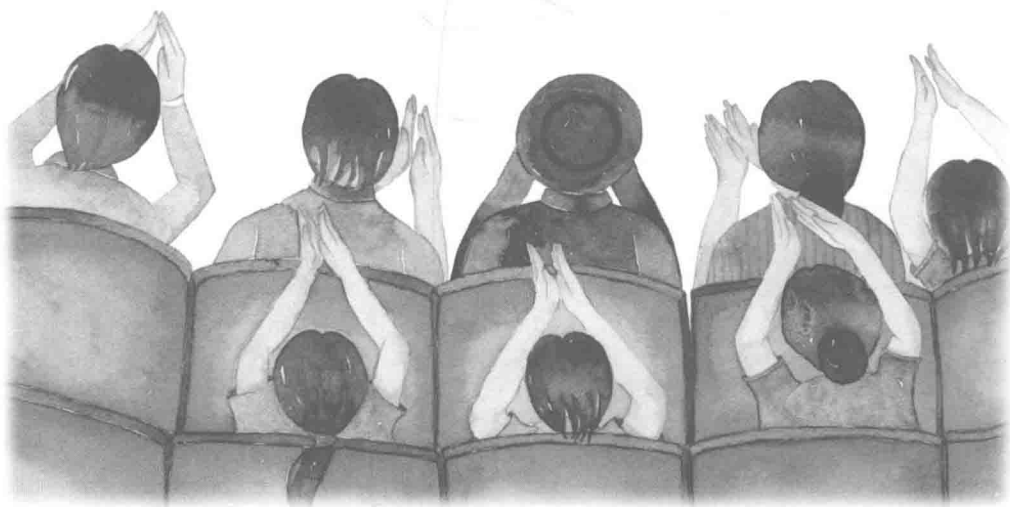


这块巨大的布自然脱落，
飘然而下，那清澈、明亮
的月牙儿一下露了出来，
让看到的人不禁一阵惊讶。
阿梅还在走向钢琴的半道
上，那掌声就已经从四面
八方响起来了。

那天晚上，阿梅得舞
台、灯光和无数双目光的
鼓舞，弹得忘乎所以，出
神入化。一个小人儿，摇头晃脑，
竟把一首多少也有些难度的曲子弹
得天衣无缝、滴水不漏。演奏一停，
还没等她从高高的琴凳上爬下来，

一直矜持着的评委，就不约而同地
起立，为她鼓掌。

这番毫无保留的欣赏，其中少
许是因为阿梅形象的缘故。





自从得了第一名，家人对阿梅弹钢琴都认真起来了。尤其是奶奶，

“我要把阿梅培养成一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！”奶奶要往这个思路上去设计阿梅了——已经在心中确定了。朝朝暮暮，她把大量心思用在了阿梅弹钢琴上。奶奶小时候也学过一阵钢琴，多少年不弹了，但现在她愿意为阿梅弹好钢琴，把丢掉了的弹奏再捡起来。她从书店买回来不少钢琴演奏方面的书以及一些钢琴曲谱，替阿梅先看起来。不光是看，她还会在阿梅不在家时，自己坐到琴凳上，慢慢温习着她小时候弹奏过的曲调，摸索着，替阿梅先走一步。奶奶知道，一周光有钢琴老师几小时的指导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她必须要保证阿梅有更多的时间坐在琴凳上练习钢琴，这种练习又不能是机械重复的——如果是那样，阿梅不仅不能获得进步，还有可能对钢琴产生厌烦。她要让阿梅在她的帮助和指导下，永远对钢琴

保持一份新鲜感，让不断的进步去鼓励她。奶奶细心揣摩着每一首曲子，每一个指法，用心体会着那些旋律和节奏，然后用阿梅能够听得懂的话，在恰当的时候，巧妙地点拨她。

阿梅的进步，让钢琴老师感到吃惊。她对奶奶说：“这小姑娘是天才！”

奶奶笑而不语。

爷爷说：“弄不好，我们家要出两个钢琴家。”

奶奶说：“我愿意把我的那一份加在阿梅身上。”

阿梅最在意的是，她的钢琴能给学校带来荣誉。

市里的、区里的学校之间经常会举办文艺演出比赛。阿梅的学校总能拿到好名次，而这中间，阿梅有头等功劳。只要有一台钢琴往舞台上一摆，只要穿着长裙的阿梅往琴凳上一坐，让那灵巧的手指在琴键上弹跳起来，她的学校不想拿到好名次都难。学校的那间大会议室

里挂满了奖状，靠墙而立的大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奖品，而這些奖状、奖品中，有不少是文艺演出比赛挣得的。只要看到这些奖状、奖品，老师和孩子们就会想到阿梅。

阿梅是学校的骄傲。她总是被孩子们簇拥着。阿梅喜欢被孩子们簇拥，虽然总是有点儿害羞。这份害羞是从奶奶那儿遗传过来的，是永远的。女孩们会把阿梅看成只有她们才有权利欣赏、喜欢的人，会常常轰走那些脏兮兮的男孩。她们会直截了当地对阿梅说：“别和他们玩，他们男生脏死了。”阿梅只是笑笑，虽然跟着女孩们，但会不时地掉过头来，看一眼那些脏兮兮的男孩们。



阿梅的钢琴越弹越好，但蓝屋里的日子却越过越苦了。

曾经繁华的上海，整个地陷入了饥荒，大饥荒。

中国的天空，太阳像一个大火

球，整天熊熊燃烧着，树木在枯萎，庄稼在枯萎，河流在干涸。枯焦的气味，从郊外传入上海城里，让闻到的人，心都变得焦虑不安。原先到处可见的麻雀，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，不知是饿死了，还是没办法，只好飞离城市去乡村觅食了。粮食、蔬菜、水果、油和肉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紧俏。走在大街上的人，一天瘦似一天，仿佛从商店里买的、裁缝店里做的衣服，一件件都过于肥大，风从江上吹进大街时，衣服轻飘飘的，让人担心，风若要再大些，会把这些行人都吹到半空中。江上的船越来越越少，已经有一些船无人问津，在江上漂流着，涨潮时，就会漂到岸边，落潮时，又会漂向远处，直到变成一个黑点。从巨轮上发出的汽笛声，也越来越稀少了。江上总是空空荡荡的。偶尔响起汽笛声，听上去十分空洞。海鸥的数量也在减少，并且在远处飞着，因为，再也没有人向它们抛撒食物了。



原来非常紧凑，甚至是有点儿拥挤的上海城，一天一天地变得稀松起来。明明还是从前的大街，现在看上去，却长了许多，宽了许多。那天，爷爷和奶奶去了一趟南京路，走着走着，奶奶站住了，很困惑地对爷爷说：“梅溪，我怎么觉得外滩比原先远了呢？”爷爷停住脚步，望着两座大楼说：“我也在纳闷，这两座大楼之间，原先可没隔着这么远呀！”两人疑惑了一阵，继续往前走，心里还在纳闷着，过了一会儿，爷爷说：“怕是街上行人少了许多的缘故。”奶奶说：“也许是因为没有从前那么有力气走路了吧，于是就觉得路长了。”

那天，阿梅正上课，坐在她前面的秋秋，不知为什么，身子有点儿立不住，向一侧倾斜着，突然“扑通”摔倒在地上，本来放在课桌上的胳膊好像失去了知觉，摔倒时，胳膊将桌面上的课本、作业簿以及一瓶蓝墨水统统划拉到地上。蓝墨

水瓶摔坏了，流了一地的蓝墨水，溅了秋秋一脸一身。阿梅“呀”地惊叫了一声。一片惊叫声，孩子们都霍地站了起来。正讲课的老师连忙丢下手中的课本，跑了过来，一边叫着“秋秋”，一边去扶她起来，却扶不起来。秋秋脸色苍白，嘴唇发乌，软手软脚的。老师将她抱起来时，她的脑袋是耷拉着的，稀软的头发滑落下去，把清瘦而苍白的面孔，更加突出地展现在了孩子们的面前。

“秋秋！”老师大声地叫着。

“秋秋！”阿梅吓哭了，叫声发颤。

所有的孩子都在呼唤“秋秋”。

秋秋张开干焦的嘴唇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慢慢睁开眼睛。

老师好像一下子明白了秋秋因为什么而倒下的，对阿梅说：“去，快去办公室！用我办公桌上的水杯，到自来水龙头那儿接一杯水来！”

阿梅撒腿就往外面跑，有几个孩子跟了过来。





当阿梅端着一杯水跑进教室时，秋秋已经躺在了由两张课桌临时拼成的“床”上了。

由于跑得太快，杯中的水不断地溅到外面，等阿梅将它端到教室，交到老师手上时，还剩半杯水了。

老师一手将秋秋的脑袋托起，一手端着杯子，将水慢慢倒进了秋秋干焦的嘴里。

秋秋完全醒来时，对老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饿……”

孩子们东张西望，仿佛教室里有什么吃的似的。知道没有，有的低头往课桌肚里瞅，有的连忙掏自己的口袋。有个男生，将口袋都翻到了外面。但任何人身上都没有一点儿食物。

这时，阿梅用手掌托着一颗奶糖，用另一只手轻轻推开围着秋秋的孩子，走向了秋秋。

当孩子们看到这颗奶糖时，刹那间，所有的眼睛都像灯泡一般亮了起来。

阿梅把奶糖送到了秋秋的嘴边。

秋秋望着阿梅的眼睛：你自己呢？

阿梅说：“我家里还有，奶奶给我买了半斤呢！”

其实，这半斤糖早在三个月前就买了，阿梅省着吃省着吃，剩下的也没有几颗了。

班上的同学，能吃饱饭的越来越少了。过去，一下课，孩子们就会立即冲出教室，在校园里疯跑疯闹。那一刻，校园成了鸭栏，闹哄哄的听不见人语。而现在，孩子们一个个都变得文静了起来。就这么多力气，得省着用在走路上，用在学习上，闹不起来了。校园里很安静，听惯了吵闹声的老师们就觉得有点儿荒凉，眼中还不免有点儿失落。

在街上流浪的流浪儿，渐渐多了起来。他们整天都在与猫与狗争占垃圾桶，不停地翻找，企图找到一点儿可以塞进嘴里的食物。他们一个个都很脏、很瘦，眼睛像铃铛。

到了夜里，他们就像幽灵一样，从这只垃圾桶走到那只垃圾桶，实在困了，就随便倒在街边或什么地方。整个城市都已变得很虚弱，已无力收容他们，管不了他们了，只能让看到他们的人或厌恶，或难过了。

这天早晨，阿梅背着书包刚出门，就看到一个流浪儿瘫坐在她家门口。她站住了。那是一个女孩，眼睛又大、又黑、又亮，牙齿极白，小脸蛋即便是脏兮兮的，也仍然非常可爱。她的脖子很细，露出的双腿、双臂也都很细。那时，阿梅手里抓着一片刚刚咬了两口的面包。本来，阿梅可以很快吃完这片面包的，但阿梅舍不得几口就吃掉它，她要在路上慢慢地吃，一直走到学校。小女孩的目光，一直痴痴地看着阿梅手中的面包。阿梅想把它藏在身后，但在小女孩那对十分固执的目光下，她没有这样做。

奶奶一直在窗口目送阿梅，见她停住了脚步，就从家里走了出来。

奶奶很快就明白了。她望着那个让人怜爱的小女孩，心疼痛起来。

阿梅走到奶奶身边，用肩膀轻轻碰了碰奶奶，摇了摇手中的面包，意思是说：我想把这块面包给她。

奶奶点了点头，并用目光示意：走过去，送给她吧，送个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吧。

阿梅举着面包，慢慢地走向小女孩。

小女孩想站起来，但好像没有力气，依旧坐在那儿。

阿梅蹲下，把面包送到小姑娘的面前。

小姑娘的手慢慢地伸向面包，突然一下，像夺走一样，将阿梅手中的面包抓了过去。然后，她仿佛害羞了似的把头低下去，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。也许是因为喉咙太干的缘故，她噎着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面包渣从她嘴中喷了出来，撒落了一地。

阿梅连忙转身返回家中，从水